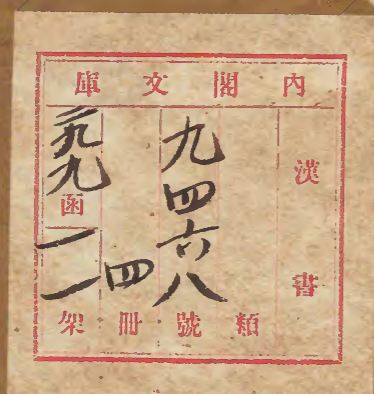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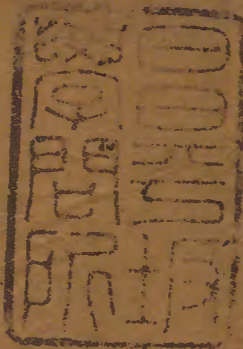


俟後編

補六錄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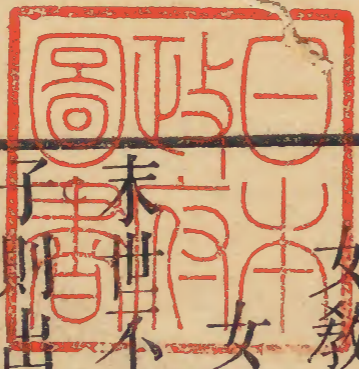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68
冊數	4 (4)
函號	299 99

四止



俟後編卷六

淺草文庫



女教

女訓

未世不知禮義。往往有四大事。人。不。明。白。在。男。子。出。仕。之。義。不。明。弟。兄。之。義。不。明。在。婦。人。則。夫。婦。之。義。不。明。母。子。之。義。不。明。男。子。學。古。出。仕。上。以。為。君。下。以。為。民。今。乃。止。為。自。己。一。身。一。家。以。求。富。貴。故。世。多。不。忠。之。臣。此。出。仕。之。義。不。明。也。人。必。有。兄。然。後。有。弟。兄。先。弟。後。兄。尊。弟。卑。故。

俟後編

卷六

七

古人每以父兄並稱。是兄與父同一尊也。又每以子弟並稱。是弟與子同一卑也。又每以孝悌並稱。是既當孝其親。又當悌其兄也。今人不知大義。皆謂弟兄只是同輩。無有大小。故肆無忌憚。敢於悖逆其兄。此弟兄之義不明也。夫婦雖是男女匹配。其道甚大。等於天地。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尊卑之分。出自天然。豈容紊亂。故丈夫之服三年。妻之服止。是一年。世間萬事。皆男子所為。婦人止司內事。何可相同。今愚蠢婦人。不

達道理。將謂夫婦同體。原無尊卑。欲每與丈夫爭論。不肯相讓。以至惡言相加。甚至不顧其夫。此等悖逆天道。自作罪惡。神明豈得佑之。此夫婦之義不明也。人家以子嗣為重。故前母後母。正出偏出。總是接續祖宗一脉。為母者。但當以祖宗為重。一體養育。一體教誨。既不可二三其心。亦不可避嫌。不管。總是私意。豈為達理。為母者。以一體看待其子。其子豈無孝敬之心。母慈子孝。人家安得不昌大乎。而世間紛紛不一。每

每母子參商以致舅姑不悅夫婦不和家道由此乖離漸致零替此母子之義不明也男子無此二蔽乃爲賢明丈夫婦人無此二蔽豈不爲賢明之婦乎

凡子女雖幼小亦不可使同一處飲食遊戲居處不問自己親生及婢僕皆然漸成褻瀆無恥他日有不可言者

紡績織紵裁剪補綴浣濯烹調飲食製造醬醋醃臘及諸蔬菜果品整頓器皿於以奉祭祀於

以奉舅姑事夫子以待賓客凡此皆婦人職分內事所當用心精細不可忽略者也否則一切顛倒婦職旣廢不成人家矣

自古婦人晝不遊庭夜行以燭無外出之禮亦無合伴交游之事故父母沒雖兄弟在亦不許歸寧况其他乎後世婦人喪其廉恥每每假借他辭出游無忌與游蕩娼婦何異是父母兄弟之恥舅姑丈夫子孫之恥名門舊族之恥也其敗壞風俗何如切戒切戒

女故事

妯娌俱賢

處州黃夢庚妻葉氏。夢裴妻魏氏。聞其夫議鬻田贖兄罪。輒從。旁贊曰。勉之。勉之。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使爾兄弟生還。吾屬餓死無憾。二人易白金。北行七千餘里。達大同。輸粟五百斛。出兄夢池復職。君子以為黃氏兄弟友愛固矣。妯娌皆非常人也。世人舉事。敗於婦言者。何可勝數。茲獨以道佐夫子。嗚呼。賢哉。

貞女踐盟

貞女。胡廣女。解縉子禎亮妻也。廣。縉侍宴。太宗曰。二卿少同業。仕同官。縉已有子。廣女宜妻之。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已而貞女生。遂訂盟。未幾。解遭誣。舉家戍遼。而廣。縉俱故。胡諸父欲以貞女他嫁。女以刀截耳。血被兩頰。因曰。薄命之婚。君主之父。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若背君違父。何以生為。洪熙改元。解赦還。貞女歸禎亮。事姑極孝。事夫惟謹。姑多病。不離牀席十餘

年浣滌穢汗。皆親爲之。且通經史。性柔慈。側室子女。視同己出。卒年八十五。噫。貞女上稱君父。下誓已節。孝姑敬夫。慈於妾子。其女德之備。何如。豈惟不愧兩家之裔。亦大有助於盛明風化哉。

烈婦俞氏

明顧烈婦俞氏。耆儒俞楫女。吳縣學生員顧春妻也。幼讀曹大家女誡。及文公小學。卽知大義。春年二十餘。患瘵症。將絕。念俞年少。家貧難守。

丁寧不已。不能瞑目。俞思無以自明。遽用指。掘其目。睛冀付夫棺中。殘形以安。夫志而睛不得。脫乃以繡剪刺其左目。流血遍體。仍欲刺其右目。姑高氏大駭。抱持曰。今吾已無子。猶幸有幼孫在。吾夫婦及幼孫。所賴惟汝。畱一目可也。乃止。夫目遂瞑。吳縣令吉水劉公恒高其行。脫夫人簪珥。聘杜侍御女配其遺孤。且買宅范文正公祠旁。以居之。請於本郡。月給以米。俞晝夜苦志力。女工以養舅姑。舅姑歿。喪葬盡禮。年七十。

餘足跡不出閨戶。雖親戚亦罕見其面。病不肯延醫。曰：吾寡婦，死即死耳。豈可令男子入室，以手指按臂，胗吾脉耶？聞者凜凜。郡守聶公嘗令吏押一不潔婦往拜烈婦，以愧之。且以勵世風。烈婦以見此婦，為汗，竟弗肯見。雖太守命不顧也。其高潔如此。嘉靖間，天水胡公纘宗奏旌表其門。

文氏貞女

明貞女文氏者，吳郡文中丞公森季女也。妾張

氏生貞女而卒，育於嫡母。談恭人嘗許嫁禮曹郎陸子由子錦甫，四年而錦卒。中丞公尋亦捐館。貞女時方十歲，即斷葷，誓不二。每自念命屯黷，然潛泣。嫡母不知其志，而憐其少，欲更許他氏。年十九，乃有欲聘者。女即持剪，割壞其左額，以自見。母不敢強，而尚意，或可徐為之謀也。他日長姊歸寧，母語以故。姊因以己意勸諭之。且曰：母老矣，非可依也。汝獨不念此身竟安歸乎？女意怫然，歎曰：吾所重者義耳。若此身非難也。

吾惟速死焉耳。乃復持剪，割其右顴，深入至骨。血淋漓遍體，姊大駭，不能仰視，奔告其母。則已并剪去其髮，暈倒臥地矣。母至呼號，乃甦。大悲傷之，因撫慰之曰：汝何自苦至此？我今已一聽汝矣。諸姊妹莫不歆其烈，分其髮以爲髫。由是專居一室，獨持縞素，足不踰閭闕。御史舒公汀按蘇，大書貞烈，扁其門。嫡母卒，貞女哀毀骨立。姑陸宜人歎曰：貞女以死守義，爲吾家也。今其母亡，我當迎之。卽往迎女，女欣然曰：是吾志也。

遂往從姑，曲盡事姑之道。請姑立伯氏子汶傳爲後，曰：無使夫無祀也。姑嘉其志，告廟而立之。貞女所以抗義方之訓於汶傳者，甚至年三十而卒。臨絕，顧謂汶傳曰：致夫有後，吾願畢矣。目遂瞑。

孝婦事舅

孝婦者，失記其州里姓氏。旣喪其姑，又喪其子。惟舅獨存，衰老甚矣。且更無其他子弟，所賴以奉養者，惟孝婦耳。而家甚貧窘，婦竭力紡織以

備甘旨。然又恐舅見衰麻。則思死者。不免悲哀也。於是在私室。則服衰麻。至舅坐堂上。婦捧盤進食。則去其麻衣。以常服見。置食案上。退立堂柱間。以俟徹器。其恭敬之狀。儼若弟子之事嚴師焉。親戚或偶見之。輒笑曰。學。生。子。又。來。上。學。矣。夫觀孝婦事舅進饌之儀。及易服以安舅志。卽知學者亦不過是矣。而一婦人能之。此豈但能孝且有德也。其賢矣哉。

孝婦事姑

孝婦者。失記其州里姓氏。事姑孝謹。而家貧無業。姑每好竊食其鄰家之雞。必令孝婦烹之。如此者。不知其幾矣。婦心恒悲之。恐傷姑志。不敢言。最後姑復竊其鄰雞。令婦烹之。婦烹以進。不勝其悲。泣然泣下。姑怪而問之。婦對曰。自傷家貧。無以供母。令母食他家之肉。是以悲耳。非有他也。姑由此大悔悟。更不竊鄰家之雞。夫不食鄰雞。義也不拂姑志。而竟能以誠心。緩辭。移易母志。此其孝心懇惻。尤難能也。可不謂賢乎。

吳婦節孝

節孝婦者歸封君俸之中女。故儒吳天倫妻也。貞靜寡言。夫婦相對儼若賓客。天倫夙有心疾。哭生母劉氏過哀。病劇不起。痛念親老家貧。兒女尚襁褓。垂絕而目不瞑。婦卽剪髮誓以身殉。始瞑。從此擗踊悲號。絕粒待盡。及葬躍入壙中。時隆冬盛雪。嫡姑羅氏泣抱不已。婦指雪止。乃還示決殉也。俄頃雪果止。大慟而歸。遂茹素斷葷。手書內外倫理四字。揭戶外。暑夜不取涼。童

穉不許入。兄來稟姑。方與相見。然終不踰闕。其母張宜人憐其貧而往逆之。輒辭曰。翁姑老矣。朝夕止有妾在。敢頃刻離左右乎。封君不能強。爲改卜數椽於城。奉舅姑徙居焉。日端坐一室。紡維供養。暮夜課子。動引經傳格言。以示法程。姑多脾疾。躬浣濯汗穢。夜不解帶。遇翁病。湯藥必躬親。病篤以身禱。尋亦愈。翁年七十九而終。歲丁卯。永年蔡公守蘇。伯叔兄弟亟欲舉揚之。固謝中寢。終六十歲無聞焉。嗟乎。如吳婦者。節

侯後編
卷六
九
報夫子孝事舅姑。生不求聞死而益顯。古有哲婦。斯之謂與。予是以特敘其事。俾傳之於後世云。

侯後編卷六 終

侯後編補錄

長洲 王敬臣 著

同邑後學陳仁錫纂 彭定求重訂

訓言

學者不可有遜避古人之意。書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阿衡大聖也。而卽以此相期。可見吾人必以古人自待。不可蹈世俗之見。蓋必有天大的胷襟。方擔當得道。其何可以不勇。卽如舉業。今人所藉以進身。豈可忽略。但求開卷不愧臨。

文不作是就舉業上幹聖賢事非有二也。圭璋乃玉之最純粹貴重者。故不以他物儷之。而特升於堂。禹告成功。惟執玄圭。良有以也。人之誠信。猶圭璋。然人惟內之誠信不足。而欲勉強應物。故有許多假借文飾。卒之不免於心勞而日拙。若誠信則無往不孚。何煩一毫襯貼。自古人君無北面之禮。太公以丹書之旨。出自黃帝。顓頊。故命武王北面而已。南面授之。及觀其辭。不過曰敬勝怠。義勝欲而已。

昔文王之治心也。曰小心翼翼。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武王之治心也。觴豆几席。刀劍戶牖。莫不有銘。至於大帶前垂者。且有箴曰。火滅修容。戒慎必恭。恭則壽。蓋人情當大庭廣眾。簡束常易。惟暗室屋漏。閨門衽席。不愧甚難。故古人工夫全於難處。着力。卽與今之勤舉業者。一般可惜。今人一生精力。都用在科舉上。博一舉人進士名目。卽傲然自足。獨不思三年一試士。海內中式舉人千餘。進士三百。若

三十年則舉人萬餘進士三千矣。所謂千人之英萬人之傑。固若是多哉。可笑可笑。宋朝試錄止有二本。至今尚傳。因有朱文公文文山二人。在上也。其餘千百本安在哉。人須是具大眼目。當以千萬世總看。自覺目前所爭甚為微細。文章不足以觀人。故夫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今禮部不知以正士習為急。而區區勤正文體之疏。於是學院命諸生詳改試卷。諸生越數百里。而呈試卷於學院。師生面語無一辭及文藝。

外無惑乎風之愈下也。

問宋儒所謂家禮。多有難行於今者。而今日世俗之禮文。卑陋之甚。似不可從。奈何。曰。今日安得有禮。近作家禮補遺等篇。皆吾所躬行者。大抵禮以祭為重。祭以誠為本。

劉懋中問求誠之功何先。曰。司馬公言之矣。立誠自不妄語。始劉元城學之七年。而後成。迨其卒也。轟雷繞於正寢。惟其養得此氣。剛大故然而不妄語之功用。亦弘矣哉。蓋中心有主。然後

其言無妄久之心口相應誠自此進矣。古禮久廢謝安期功不廢絲竹人共非之。可見晉代風流而一時清議猶知喪禮之爲重。今則無論期功而父母之喪且有作樂飲酒而恬不爲怪者。敝已極矣。古人制禮皆有深意。卽如始死用魂帛。旣葬則用桑主。而練祥後乃用栗主。蓋始死甫脫形骸如小兒初生其所棲宜於柔煖之物。故用魂帛而桑木差堅。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

辭章之習乃三代以後工夫而非三代以上工夫。古云玩物喪志言喪其求道之志也。先父存日只是侍立不敢坐。先父亦不命以坐。飲食時必待先父食畢而後退食。惟逢佳節先父命之侍坐以食乃敢坐耳。有命呼必不敢褻服以見。盛暑中昏夜有命亦必衣服以往不敢以暗中爲先父所不見而敢有褻也。惟求此心之安而已。

穆宗朝過信虜情與通馬市而邊防因此遂弛。

伊... 禮... 四...
故有今日之變。今傳聞朝廷割三州之賦以欵
虜。而虜兵始退。此亦暫寧耳。乘此選將厲兵。猶
可。若恃此而懈弛如故。則其禍將有不可言者。
宋之事。可爲明鑒。周公作鷓鴣而發。未雨綢繆
之說。蓋以此也。今萬國欽劾相。天子寬其責。止
於降級調外。而虜兵旣退。更召閣臣。諭以邊防
宜飭真英主哉。
國初開墾屯田。而兵食有賴。及爲宗藩內臣奏
討。而民不得耕。又朝臣有起科之議。而民不願

耕。此制旣廢。乃全仰給於東南。民所以愈困也。
長洲縣陳公。以今農收之際。一槩錢糧停比。止
比官戶。是有愛民之心者。
顏子合下便曉得天理。是如何。人欲是如何。只
一克已便仁。省許多工夫。如乾之知大始。故曰
乾道。仲弓以下。不能如顏子了悟之早。須是極
力用功。乃得如地之順承天施。故曰坤道。其成
功則一也。丹書曰。敬勝怠。義勝欲。克已克字。卽
是此勝字。子貢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

伊。後。緒。卷。五。五。五。
靡麗而悅。此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人須是要戰。勝人欲每戰輒勝。勝慣了人欲自然退聽。故曰。日日克之。不以為難。若稍有且讓他的意思。則終日被他來擾。何時而已。
或問中庸不覩不聞之旨。先生曰。此非主靜之謂。蓋言君子用功甚密。不但共覩共聞。戒懼而不覩不聞。亦戒懼。故謂之無須臾離。不覩不聞。即所謂獨人方以隱微忽之。而君子則以為至見至顯而慎之。宋儒說者分為二項。其論誠善。

人能依此用功固好。但恐子思立言之旨。不如是耳。今人倘有。不以昭昭伸節冥冥行者。則其人品儘高。拜之為師可矣。
所謂下襲者。以理言。不在形迹上。比擬水土一定不易。如南方所有。則北方所無。北方所有。則南方所無。是已。孔子雖號時中。而理則一定。上律中自有下襲。下襲中亦有上律也。如高柴守不徑不竇之節。孔子謂之愚。蓋當患難則徑亦可。竇亦可。故孔子微服過宋。誠以明哲保身之。

道合當如是。亦卽是下襲處。柴之不徑不竇。是死。的下襲。不是活的下襲。君子臨大節。則當捐生以殉。若守細行而殞其軀。則與匹夫匹婦之自經溝瀆。何異哉。怒於甲。不移於乙。此在善人質美。未學者可能。何以爲顏子。所謂不遷。言怒在物而我無與。此中不爲物所遷耳。且如犯而不較。亦不可看淺了。自古聖賢。專於自責自修。不暇與人較量。行有不得。皆反諸己。如大舜遇父頑母嚚。則以爲

自己必有不孝處。遇象傲。則以爲自己必有不弟處。蓋聖賢真見天下事。未有己感而人不應者。事事自責。初無道人不好的意。故應接間。其氣自然謙和。與物無忤。顏子得此機括。所以幾於聖人。若只說付之度外。不與計較。則稍有含容之度者。類能之。何必顏子哉。子夏見天下人。捐大節而事曲謹。故有激而言之。畢竟小德不謹。終累大德。大德敦化。而小德亦欲其川流。豈可聽其出入哉。

生員無送官府之禮。若至門外，則已過矣。今聞有送幾百里外，猶未還者。又聞糧塘里老共作錦軸往送，偽爲涕泣之態，亦往日所無。諂媚成風，愈趨愈下。汝等當作中流砥柱，毋爲世情所遷。石府尊以正直不合於時，其言曰：今日勾了官，卽角巾歸田，有何不樂？此正是志士不忘在溝壑，念頭人須常存此念頭。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方可立得脚定。若石公者，真所謂剛不吐柔，柔不茹，不侮鰥寡，不畏強

禦良大夫也。惜其以一人之力，欲挽回風化，更無一人挈助，其勢實難耳。

伯夷頌曰：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范文正公何等人品，而手書伯夷頌，極其端楷。此其所以爲文正公歟。漢金日磾手刃二子，以其與宮人嬉戲也。雖不脫胡人粗暴氣象，然爲君者重大義，滅親比之霍光陰妻邪謀，醜后赤族，相去遠矣。孰謂外國無奇傑之人哉？君子臨事變，須是斷以大義略

容一毫姑息不得

章東陽將赴縣令之任。問居官之要。對曰。有三事最要。一曰若保赤子。一曰靖共爾位。一曰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學者須是爲己。切勿務名。中庸末篇論君子入德。必以闇然爲基。蓋暗室屋漏不可欺。寧歆共鋤地見金。歆以寧之揮鋤而不顧也。故雖捉金而終擲之。中實係戀。而外姑棄捐。卽非有爲己之實心者。故其後乃至輔操弒后。此所謂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也。亦可畏哉。

家難而天下易。君子須於難處用力。凡父母妻子僕妾皆要化之。其有未化。畢竟是自家有未盡處。大舜遇父頑。母嚚。象傲。只是自責。所以終能化之。厥後有苗不服。亦惟反躬修德。而有苗自格。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此君子修己化人之要法。一家之中。惟婦人執性而愚。最爲難化。然不須性急。性急則日日爭鬪。或致乖離。務要從容化導。身教言教。無一日間斷。久之或十年

或十五年自然化矣。書曰：敬敷五教，在寬。須要
耐○心○相○做○去○心○堅○石○穿○豈○有○終○不○可○化○之○理○
論○交○友○曰○朋○友○有○過○若○在○衆○人○面○前○規○諫○彼○必
內○慙○而○飾○非○拒○諫○交○情○從○此○疎○矣○必○於○無○人○之
處○開○誠○曉○喻○未○有○不○得○其○心○服○者○

劉懋中問格物致知之說。先生曰：朱子之注格
國○初○魏○莊○渠○王○陽○明○等○俱○不○服○蓋○必○待○窮○盡○天
下○道○理○得○其○表○又○得○其○裏○得○其○粗○又○得○其○精○然
後○有○一○旦○豁○然○之○日○則○頭○白○矣○夫○子○試○子○貢○學

識○而○卽○曉○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正○格○物○致
知○之○要○大○學○白○文○以○畢○其○義○朱○子○補○傳○毋○乃○添
蛇○足○乎○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則○知○誠○意
者○卽○誠○身○之○謂○也○明○善○者○卽○格○物○致○知○之○謂○也
格○致○總○爲○一○事○陽○明○之○說○爲○長○

問○忠○恕○一○貫○之○旨○先○生○曰○忠○恕○所○謂○一○也○以○忠
恕○應○事○所○謂○一○以○貫○也○天○地○亦○不○過○忠○恕○所○謂
天○地○變○化○草○木○蕃○是○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心○同○天○地○故○謂○之○天○德○達○之○卽○爲○王○道○蓋

伊後編
天人一理。更不分別。希聖便是。希天世間。豈有兩箇道理。書曰。惟精惟一。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一哉。王心皆一貫之說也。
有吳淞江人許淞田者。近與談數日。嘗言韓文公作李愿歸盤谷序云。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文公平生。豈妄言者。必有徵驗。陸廬江督學山西。道經山東。登首陽之巔。想見夷齊。凜然若有生氣。又謁孔陵。詢知其地不生荆棘。鳥雀不敢遺糞焉。詎非鬼神守護之驗哉。又有一掌教者。

見泮池中。乃有蝦蟇數十。羣聚而鳴。問之諸生。乃曰。此池內舊以磚列爲八卦。故不聞蝦蟇聲。今水涸。而八卦爲羣兒搬亂。所以若此。於是更爲排列。一如其舊。蝦蟇不復鳴矣。八卦乃伏羲所畫。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故鬼神護之。如此。可見人而爲善。則鬼神欽敬。不善。則鬼神厭惡。可不畏哉。淞田年七十五。無妻兒。僮僕與居。躬自炊爨。而學問博洽。行誼甚高。又有張淇泉。其齒德與之相類。特韜晦不自表暴。故知之者。

少耳。又昔吾師陳棟塘先生嘗於座處貼一聯云。鎮日攤書對古聖。賢坐有時攜杖與造物者游。何等習襟。此濂洛關閩流派也。學者當尚友千古。而况生同其時。俱未相識哉。先儒云。無好人三字。非長者之言。蓋我自不肖。豈可謂天下人皆不肖乎。中庸曰。隱惡而揚善。舊說謂隱惡者。存厚道也。揚善者。使之益勸於善也。如此則所及有限。而非所以語聖人之心。聖人之心。惟恐人之入於惡。故不欲言人之惡。

以動人爲惡之念。惟欲人之入於善。故每每稱述善事。令聞之者欣慕而效法。此卽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心。所以爲聖人耳。吾師陳棟塘先生。少孤。其母太夫人。節婦也。延師教先生。極其尊禮。而師復嫌供給菲薄。太夫人乃以家寒。不能供盛饌爲言。棟塘先生時正幼。亦云云。太夫人卽厲聲呵之。以爲此言出於我。則可。爾乃其弟子。豈可爲此言哉。門內有一井。鄰里共汲水。其間一地師云。此井不移他處。

令郎難發科第。太夫人曰：若移此井，鄰里無從汲水矣。且科第自有天數，聽之可也。棟塘先生有此賢母，宜其德器宦業俱過人哉。人生世間倏忽耳。吾甥湯時升號新吾者，自幼聰穎，遇考必在首列，及三十六而卒矣。此人處館能得主人之心，其卒也，主人以十金助葬，亦人情所難者。顏玉門於其卒後，以女配其子，可謂篤於友誼矣。袁吳門之喪，王鳳洲以同年故往弔，吳門之夫人以其子婚事未定，傳言托鳳

洲主張鳳洲沉思良久，乃竟以已女妻之。以此視存歿易心，輒為背盟者，賢不肖豈不相越遠哉。

士君子不當以一身一家為憂，戴天履地，六合總為一家，治則均享其福，亂則均受其禍。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故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

一日見先生適有廣東客謁見，方別，別後先生言此客乃詩文山人也。彼來謁予，予告以詩文

之學。縱然極做得好。只到得相如子長地位。此
上更推不去。何足爲重。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今更當增一句云。詞
章不能奪。方足蓋孟子時。雖有諸子百家。不若
後世之靡麗。故竟不及此耳。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孔子此言。正爲才美者示戒也。今作文
者。乃曰才美且不可驕吝。况無才美者乎。殊不
知無才的人。自然不敢誇能。如無錢的人。自然

不敢誇富。驕吝二字。正從有才而生。人情一有
美才。便按不定。而至於驕吝。故孔子以爲深戒
也。

王文恪公。因與逆璫劉瑾不合而歸。其出處甚
正。公有布衣交張本者。其人品亦甚高。有一友
藏金於階。甚多。而其子不知。本獨知之。此友旣
歿。其子蕭然貧窘。本乃指示藏金之所。使之復
富。本無分毫利焉。此亦一偉事也。

張淇泉取程朱以下諸儒論說。擇其要者分類

而書之所以便觀省也。昔孔子刪六經，亦病載籍之浩繁耳。孔子之後，文愈繁矣。故文中子起而刪之，是亦不得已者。人乃以僭王譏之，過矣。文字繁，必有刪之者；而後有統紀，猶世亂必有剪刈羣梟者。而後可以漸定。曹操曰：向使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其言亦是。顧其意則歸於僭竊耳。獨司馬溫公看破他分香賣履心事，惟其誠，故生明也。蓋誠明二字，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未有誠而不明明，而不誠者。

近日士風已敝極矣。朋友會聚，惟事戲狎，有言及經書中語，卽以爲大怪。此何爲也？士當斯時，不能挽回陋習，而復以身徇之，何以爲豪傑？向有一少年，倨傲無禮，人所共惡。我於途遇之，彼果仰面而來，全無作揖意。我呼而與之揖，彼不得，不揖矣。可見習氣不善者，亦由人，但知惡之，而不能以禮化之。有以釀成其惡也。士君子居鄉，不能化鄉人，而異日出仕，將何以主持教化？近日諸景陽纔登第，卽上疏言事，謫歸，素與不

相識特承來顧且求宿燈下對談久之意思瀟灑既而起爲南陽教授復過言別時予正臥疾卽到榻前談論良久又取架上羅念菴文集玩之歆慕其人不忍釋手此等動作大與俗態異矣

劉懋中言景陽與術士王姓者相善先生曰王生每日服椒一掬其術亦無甚可取徒以虛詞惑人景陽失於過信耳不逆不億固好亦須先覺乃不受人欺也

顧涇陽兄弟人品俱高涇陽以一時名進士而居鄉乃處館設教且其館穀止二十金此秀才中等館穀而涇陽不以爲菲此其意思必有超然者在耳

姚肩昌下第而回略不介意是所難者

前吳縣尹馮公清廉之甚無以賂當道乃置之閒散十年不遷近日訪能甘清苦官員馮亦與焉始有升擢望矣此山西王相公及冢宰陸五臺之力居多焉吳縣新尹楊公少年進士胸中

伊行紀
補
甚是耿介。今雖以忤時改教。而人品固自不可及也。

劉懋中述近時爲相。內官出報聖上起居言語。卽加重賞。故每日有百金之費。先生曰。要震服人心。亦必由平日聞望。假令海剛峰作相。人誰敢索其錢乎。聞望由積行致。然非可以一旦襲而取也。

海剛峰無子。此所未解。君子但求自盡。凡屬諸命者。不能必其盡合也。朱秋崖後裔亦甚寥落。

秋崖清介。不讓剛峰。但失之過刻耳。

殷高宗少時。學於甘盤。及卽位。甘盤遜入荒埜。其人何高。先儒有歷寫聖賢姓名。時時觀看者。彼其胸中。凡聖賢事跡。已稔知矣。故止書姓名。蓋將睹名而思其事。起效法意也。

程明道陸象山謝上蔡語錄。甚佳。象山甚有喚醒人處。且何嘗不道問學。朱子議論。偶與不合。而後日且自悔矣。

陸象山嘗指階前牝雞示門人曰。牝雞終日營

營無超然之意。若野鶴之在雞羣，自然不同。又曰：學者氣象，慎勿滯滯泥泥。此等語甚醒人，大有儆於學者。蓋氣質不好，亦大爲德性之累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從古以然。向有南京人李逢陽者，府尹延之教子。李因其子不帥教，卽收拾書箱歸去。府尹不能挽。及有司錄科舉，誤認李與府尹有隙，遂置李不錄。府尹知之，力爲之扶持，使得入場。俾肆力於文字。李因中舉，且聯捷焉。此賓主兩人，皆古人也。故爾相成如此。又

有楊希淳者，亦南京人。黃提學請爲子師。其子沿舊習，裸形聽講。楊令隔之以屏，已而不復如令。楊乃棄館而歸。提學以一年館穀餽之。楊辭不受。此其狷介與李逢陽同。二人後皆早卒。無嗣。此天道所不可知也。堯舜而有朱均之子，皆數之偶值。聖人亦不能如之何矣。皇極敷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云云。此皆當時百姓所詠歌者。皆天德王道語也。乃今雖老師宿儒，尚猶不能達此人生三代時，誠爲至幸。

伊後錄
本朝王陽明。陳白沙。皆理學之宗。又有王心齋者。就正於陽明。此人見道甚確。嘗於座設先聖畫像而已。立於其旁。因讀論語首章。卽向聖像而請問曰。先師教我以悅以樂以不慍。皆在心。上說。然則心之外無學乎。此等見解。其透悟爲何如。

會場出智及之全章題。場中多重仁守講。不知智與仁並重。孔子集大成。以智爲金聲。則智豈易言哉。智但言及。是僅及之而未精也。仁但言

守。是僅守之而未熟也。故必莊。蒞動禮。乃完智仁之事。

先儒有指庭中二雞爲喻者。言一雞隨人所擲。從而啄之。其一雞獨翹足而立。側目視天。略不俯顧。此豈無意乎。可見雞中亦有超然者也。陳國是見先生看山西王相公乞歸疏。深歎以爲直氣凜凜。而惜其略少含蓄。蓋抗言激論。是諫垣事。宰相職在輔導。尚當放些從容。故曰。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今此奏章一出。天下

無一人不知天子過失。如此。臣子之心。似不安耳。漢廷汲黯不願之。淮陽而以出入禁闥。補過拾遺爲請。是正直忠厚兩全者。武帝知其直而畏之。托言不久召還。已而終不召矣。然黯數言張湯必壞天下。武帝後思其言。湯竟伏誅。一日見先生適值天旱。問祈禱之術。先生曰。惟誠可以動天。自古術士以符呪致雨者。雖亦有之。亦因此術士平生有德行。故能感動上天。不然符呪之法。未嘗不傳於世。何後之祈雨者多。

不效邪。嘉靖年間。有一廣東人。不習舉業。而篤於孝行。其父客死於外。此人欲扶柩還葬。路遙無資。因隨路爲人賃作。取其錢。更雇一人。同擡父柩。及到廣東。肩已磨穿矣。崑山魏莊渠先生深嘉之。錄之。學校使貢爲教官。及之任時。值荒旱。府縣祈雨不應。占者謂必得有德之人祈之。乃可致雨。於是設壇及香案等。相率請此教官祈雨。固辭不獲。乃從之。甫登壇。大雨如注矣。孝行之動天如此。蘭臺佛經四十二章末章謂事

父母卽是事佛。是佛教猶重孝。而况吾儒乎。昔有不孝者。雷霆下擊。置其身於大樹穴中。以示衆。正所謂天道至教。周公因流言之惑。而居東。是時風雷大作。禾盡偃。成王因而發金縢。見請代武王事。感泣迎公歸。而禾盡起。歲則大熟。蓋人有一念之誠。一事之誠。皆可動天。而况聖人全體皆誠乎。李廣見寢石。以爲虎也。射之沒矢。飲羽。及知其爲石。則雖盡力以射。而矢弗入矣。當其以石爲虎之時。其心甚誠。誠故可以貫金。

石及明知之。而強射之。心便不誠。故弗能入也。今有同一善行。而天報之不同。此亦有故。無所爲而爲善者。是真善也。天必福之。苟事雖善。而一有納交。要譽。惡聲之意。便不能動天矣。詩謂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可見聖人。只靠一明德。不但聲色不事。而知識亦可不用。大舜以此。豫親化弟。而至於有苗不服。亦以舞干格之。明德之外。更不須添一物。故曰。明明德於天下。

四勿總是思無邪意。心上纔欲視。覺其非禮。便勿視。四句皆然。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看二未嘗字。何等決裂。蓋人心如水。程子指盆水而言曰。清淨中不可着一物。假如投之以一盞醋。其味卽酸。投之以一莖柴。其體卽爲所礙。誠見及此。自然容私意不得。

朱子一生精力。俱在小學四書上。朱子手錄小學凡六次。今人教小兒。必當先教讀小學。而日爲之講明。且當躬行善事。以率之。記曰。幼子常

示毋誑。蓋身教言教。缺一不可。而身教爲本。其謂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者。正爲其無身教也。然教亦須從容涵育。

論寧夏之變曰。當初不過一時軍亂。平定之甚易。而當事者失計遷延。至今遂不可支矣。昔郭子儀軍中作亂。悉伏地呼子儀萬歲。子儀亦伏地與衆軍同呼萬歲。軍亂卽止。此真善應變者。當今邊報日急。國勢倉皇。今某被召至中途。稱病而還。蓋此時若出居首相之任。須幹得旋乾。

伊。後。緒。轉。坤。之。功。方。為。稱。職。苟。力。不。足。以。辦。此。不。如。勿。出。矣。

莊子甚高曠。使在聖門。則為曾點之流。如秋水等篇。其胷襟。曾何纖毫塵障。且其言有曰。久與賢人處。則寡過。是真確論說。劒等篇語意不倫。非莊子作。如文中子一書。言言見道。乃其子補幾章。以為房杜等。俱出其門下。是豈足為文中子重哉。老子比莊子。又高一步。如三十輻共一轂云云。何等見解。後人譏其用術。老子何嘗用

術。如柔制剛等語。自是天地間道理。如此非術數也。申韓則學老子而差者。非老子之罪。夢寐最可卜。所學淺深。昔日魏莊渠有一門人。於夜半深。自歎息。刻責其妻。問之。答曰。纔夢一花椒。客開包。我因無人。潛取一把。納之袖中。如此不長進。奈何。自此刻意勵行。莊渠深器之。常述以示學者。金谿之學。必欲學者夢寐無一不善。稍有不善。卽是其真情發露處。最不可掩。故曰其嚴乎。

後敘
一日見先生述虎丘有番僧坐關者能手托熱滾湯爐酒淨。有一鄉宦平生好怪慕而與之見。先生曰人心不可着妖。昔有女子死焚其尸而心不化。切而視之。片片如其心之所念。又有心內生石觀音者。心是活物。何爲如此。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又聞獅奴二人引獅子於岸下飲水。對岸亦有人引犀牛飲水。犀牛日生恐懼。至其死也。切其角。片片皆有獅奴引獅飲水之影。鬻之遂得重價。可見心最不可有所着。所謂清

淨中不可容一物也。

一日同二劉兄見先生。語及鄉士夫在林下者。先生曰。人之處世。必有所爲。若因宦歸而博奕。飲酒虛度。光陰殊爲可惜。士夫歸鄉。必正身率物。真可爲一鄉儀型。乃爲可貴。古稱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謂此也。

劉懋中言舊有一鄉先生宦歸。卽收美童。教演梨園曲戲。遂至以恣欲喪身。其子懲父覆轍。盡以戲子送親友家用。先生曰。所送之家。分明一

侯後編補錄
火鴉飛至矣。昔人云：堂前無俊僕，室內無艷婢。便是好人家。此言甚可念也。

先生所著侯後編刻完。懋中間有序文否。先生曰：何必作序。此書可傳則自然傳，不可傳則將廢棄，全不以序之有無為增損也。

學者須卓然以古人為師，一言一動，念念不忘。師古誓不作後世人物，乃為有志。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乃學者每日用功最切要事。終身兢業，惟此二者。若遷善不敏，僅守一善。

以自足，豈能日新日進。集眾善於厥躬，改過不勇，過常在身。豈能洗淨舊愆，立於脫然之境。良可惜也。

侯後編補錄 終

侯後編

補

卷

後學

彭定

求輯

仁孝先生事略附錄

後學彭定求輯

先生世籍金華。南渡家蘇之陽城。號愛山。八世祖也。歲稔獻粟。高皇帝義之。錄子孫襲稅戶人。才官以世。愛山不仕。授其兄子。再傳為樂閒公。好施。生心古公。三十始知書。尋以貢能於其官。父陽湖公。諱庭嘉靖癸未進士按察甌閩。有廉惠聲。叅藩豫章。遽謝病歸。與衡山。待詔文公諱徵明西室。吏部王公諱穀祥五湖。尚寶陸公諱師道隆池。先徵君公諱年雅宜。太學王公諱寵五

後編

附

一

六人交賢達之趣勝於仕宦之樂

陳文莊公撰墓誌

先生幼失恃育於祖母俞引經史訓忽問曰讀

聖人書何故不做聖人俞曰兒有志自為之入

家廟習登降之儀如成人初授蒙課手摩書角

父戒之終其身所熟讀書不復觸手授詩辨野

有死麕之訛曰世豈有誘女吉士哉

墓誌

先生年十四隨陽湖公宦京師誦程子四箴又

悟勿字似旗脚之題得孔門求仁宗旨歎曰學

在是矣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雖燕褻必整襟

危坐無惰容

洛閩源流錄

陽湖公命先生應舉泣不忍離強之歸十九補

諸生謁魏莊渠先生考道焉時士子為文爭尚

奇詭先生獨謂學不聖賢雖凌厲適上君子不

貴也

閩洛源流錄

先生本陽湖公鳳翔千仞之誨畱都歸悉謝餽

遺書於旅次曰不食嗟來食寧為溝壑夫泊平

康里歌呼徹夜正襟危坐旦啓扉命徙其嚴重

若此

墓誌

事王母俞口嚼飯而進之。陽湖公晨出不歸。廢食。暮出不歸。廢寢。正衣冠迎送。候入出於門之下。夜半不怠。公好佳客。則開別墅。老而連榻。公不寐。亦不寐。夜起亦夜起。通宵傾耳。以伺聲息。歿而盡哀。然不以是稱孝。稱孝乃自繼母。郁郁性嚴核。督過必跪而請。得解乃起。或至夜分。出就寢室。發書讀之。其聲朗然。陽湖公詢故。曰。夜來阿母偶責婢子耳。或微言疑子之。徇內言也。先生聞之。如旱得雨。如盲得杖。如入深山雲霧。

中天爲開霽。曰。吾知黽勉矣。乃遂絕內。年方壯。盧與郁闔門對峙。朝以入。趨而出。暮以入。趨而出。勤侍郁母。不反顧。歷十三年。如一日。而郁大感悟。一日手持茶甌。驚擲於地。曰。汝乃真孝子。嗚呼。盧不愧仁孝夫人也。十三年而無間。然先生曰。成我者郁安人也。郁卒。哀號孺慕如喪考。先生以是致愛。致慤於祭禮。尤兢兢焉。人稱王曾子。墓誌

先生子殤。陽湖公爲置媵。先生不欲。陽湖公曰。

若虞燕女溺志而不虞我一綫哉乃勉諾及數年仍遣之

洛閩源流錄

陽湖公性慈愛然先生居恒侍立不坐公亦不命坐飲食候公畢而後退食惟逢佳節一同舉卮聞呼召雖盛暑昏夜必整衣往

墓誌

先生無兄弟友愛諸從昆姪輩開館勵之學婚嫁必任自奉則糲食布袍五十年如一日嘗命僕以銀器質典庫踰年取歸誤與金器促還之典家以布勞僕僕不受曰主行德而我顧為利

乎洛閩源流錄

歲大稔躬噉麥粥平糶為富室倡饑民載道搏飯裹薑沿途施之歲蓄精粟以待軍士之需曰荷戈可念

墓誌

姊沈氏有甥貧而瞽邀與同居每飯一蔬一肉必置肉其前而擊其缶瞽甥下筋淋漓滿案嚮且盡矣如是十餘年未嘗憎慢郁舅氏以田售乘間一言立返田券鄰富人侵其居地家僮欲止之曰否不察者或乃以我為侵

墓誌

從游四百餘人先生刻厲相責然學惟慎獨爲本而指親長之際衽席之間爲慎獨又戒曰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爲弊滋大又曰六經文之本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於是學者知有正鵠洛閩源流錄親朋朝暮見來必迎去必送坐必拱入而對盧碩人碩人肅然起立先生於爐香椀茗種竹栽花非其好也矢爲詩歌亦根極理要書法勁秀墓誌

陳中丞公

文莊從祖

孫元爽入泮先生贈詩四首其一

一曰三千荷教已勤渠更欲開來乃著書作聖良方昭揭在諸君何事獨踟躕其二曰學憲甄才育聖宮青衿濟濟最相崇須知爲國求賢意莫作榮階昧爾衷其三曰須把身爲天下身德成還欲濟斯民此志要從今日有臨時矯強豈能真其四曰消除俗態方稱俊未洗塵心正可嫌即使能文登上第還須體道作高賢

陳氏世藏先生

蹟墨

矣後編

付

五

管東溟先生曰吳有隱君子曰王博士某嘗與
余論烝烝又不格姦之義曰人子最忌傷父母
之心格其姦則傷矣舜但烝烝自進於義不敢
格父母之姦惟其不格所以久而自格知言哉
博士事繼母最孝此正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
切而有味也從先維俗議
王弇州先生題陽湖公像贊曰成進士而不蘄
榮以文行著而不希名有子孝廉能以德承噫
將挾軒冕者望車閒而却軌騰頰舌者指園廬

而吞聲者耶

弇州山人集

高忠憲公建言謫尉揭陽作三時記云候先生

於吳門

時萬曆甲午七月二十九日

先生益衰矣教曰凡人

待文王而後興者便是凡民須是一家非之一
國非之天下非之而不顧不要懦弱了余猶記
去年先生一見謂余曰居鄉勿為鄉愿居官勿
為鄙夫實當終身誦之高子遺書

嘉靖四十四年提學御史耿公定補廩次年超
次選貢萬曆十三年禮部據巡按御史宋某保

矣後編

付

六

奏覆勘孝行奉旨給劄旌表

舊刻俟後編後下同

萬曆十四年南京禮部尚書袁安節公洪愈奏云

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所謂君子儒者乃真也何也求諸己而不求諸人也尚行而不尚言務實而不務虛也若求諸人而不求諸己而言過乎行名勝其實則為小人儒矣小人則偽而已矣臣見長洲歲貢生王敬臣自少閑詩禮之訓稍長習聖賢之業讀書必體之身心躬行必先乎孝弟親嚼飯以養其祖母

罄妻裝以嫁其女弟族人貧乏者分空室以居之計饗殮以給之不自知其家之不足也門人受業者教之以思誠之學孝弟之道惟恐人之不為善也事親之禮巨細曲盡而無替於始終檢身之功夙夜匪懈而尤嚴於慎獨淹貫五經而講究不倦悉有衆善而容貌若愚和易而不流直諒而不亢紹伊洛之正派實聖世之真儒寧使之終困於流庶同腐於草木而已哉乞勅下行查或特行召見之禮或專授翰林之職必

能敷陳道義。贊襄謀猷。所益於聖治。豈淺淺哉。此臣特以所灼見者言之耳。天下之爲真儒者。或不止此。舉一人而諸臣皆知所舉矣。禮部覆奏云。古之儒者出於一。而後世雜之以僞。於是。有真儒之名。辨之不可不早也。夫天下非無儒之患。而無真儒之患。禮有儒行之篇。傳稱君子小人之儒。則品藻之大較可睹矣。去古益遠。此道鮮聞。弓旌之典。不見於山澤谿谷之間久矣。今據禮部尚書袁某所奏。長洲歲貢生

王某。學本身心。躬行孝弟。歷歷有據。及查先年本生曾以孝行旌表。可以知其爲人。恭候命下。移咨吏部。將本生遙授兩京國子監教職之銜。

以示激勸。

得旨依擬行吏部
遙授國子監博士

萬曆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甘公士奏云。國子監博士王敬臣。孝孚輿論。學懋躬修。當此頽風靡靡之中。獨詣君子慤慤之域。卽其操履清修。學術醇正。誠足廉頑立懦。庶幾聖賢之徒。但年力業已向衰。仕進原非所志。所當特賜表揚。仍行

有司時加優禮以示後進之趨者也。

吏部覆奏看得巡按御史甘某請將國子監博士王某特賜表揚仍行有司優禮一節為照士必有真修斯有實用而拔幽獎恬躁競者愧此勵世維風之意以臣等所聞王某砥節好修終始不渝雖無仕進之志亦宜旌異之及應請命下移咨應天巡撫及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備行該有司將王某時加優禮以示崇獎。得旨准行

萬曆二十一年應天巡撫劉某奏稱篤行君子

如國子監博士王某該親訪禮待

萬曆二十二年應天巡撫朱某奏稱國子監博士王某力挽隱怪之習獨尊閩洛之宗揮毫矢口都是格言兒童走卒皆稱孝子該表揚優禮萬曆二十七年巡按御史劉某憲牌行縣訪得長洲縣已故欽授國子監博士王公學問淵宏涵養純粹人孝出弟久矣躬行君子履規蹈矩直是潛修逸民三公不易東山百世可師南國本院仰止山斗蓋亦有年及觀風茲土而公已

作古人殊以不及親炙儀刑為恨。夫吳郡即多賢達未必並軌芳躅。乃聞宮牆之側俎豆尚虛。豈非該府第一缺典乎。為此仰司行府即備查本宦生平行實緣由。速詳學院崇祀鄉賢并轉行縣動支備用銀置扁一面。扁題叔世先民照單開題額如式登梓。再支折帛銀六兩一并導送其第。用示本院追崇之意。是年四月送入鄉賢祠送

楊莊簡公諱成解元維祭先生文曰。嗚呼。余於少湖先生之亡。豈徒以生平友誼為痛哉。蓋痛

吾吳之學術士行。大有賴於先生。而先生不可復作也。吳之學術肇自言子。而其學也大都先之躬行。厥後以詞章為學。而文日盛。士爭趨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牆者。不一二數。况足以語道而傳之哉。先生生千百載之後。仰承其遺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所不能窺。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而先生之首敦孝行。務重躬修。則固田峻傭。販豎子之流。猶能誦述而稱羨之者。蓋守孔門之身法以為程

故一時從游士咸奮激自勵而吳之學始彰彰於天下。今先生棄多士而往。吾何能已於慟耶。先生有因材施教。陳說理義。疊疊不倦。士大夫有事茲土者。靡不禮於其廬。上不敢以秕政虐先生之鄉。下不敢以穢行貽先生之辱。若先生者。假令應時獲售。策名巖廊之上。而大行其道。於世教寧小補哉。嗟乎。先生年踰大耋。不爲不壽。身享令名。不爲不華。學爲人師。不爲不達。道崇先哲。不爲不尊。吾於先生無憾。獨以學術之

方明。士行之方有興起。而遽喪典刑也。痛哉。仰秋冥以長歎。想音容兮如存。薦明水而揮涕。瞻身範兮無憑。痛士類之靡依。幸遺訓兮昭明。莊簡

公文集。莊簡公三子俱爲王門高弟。端孝先生。生維斗先生。嘗會友論學於祠中。家訓師承具見於此。

門人楊時偉奠窆文曰。嗚呼哀哉。夫子遂棄小子而長往耶。其亦有形往而神存者乎。夫子存而吾黨尚無以得其門。又况乎音容几杖之日遠。而俛俛者將何以爲生。蓋自孔子沒而泰山

梁木之愴。深其悲思。哀慕者。雖各致其依依。而肖貌於江漢秋陽者。獨以爲皜皜而若新。然後知傳而能習。固不以存歿爲離合。而當時所爲。諄亶懇欵者。不能不俟後之人。今吾夫子之道。小子烏能名。獨其幼成若性。歷耄耄而彌貞。固已脫然於功利詞章之外。而無忝乎洙泗濂洛之英。今特指而告人曰。是間世之人。豪能倡道東南。以力扶千古之絕學。其說可必於信後。而未必可以信今。然自夫子之老於鄉也。黃童白

叟。村夫里嫗。莫不尊而稱之。曰。至孝曰真儒。夫苟非甚盛德。卽智可以欺王公。而烏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蓋嘗妄意夫子之道。以倫常爲實。以踐履爲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汲汲乎羽翼先聖。成就後學之念。無瞬息之或停。亦無幾微之不純。光霽則茂叔。春和則伯淳。其篤行粹養。豈不斷斷乎伯仲餘干。而後先河汾矣乎。而或嘆於夫子者。必以爲鮮著述而乏經綸。曾不知其心醉六經。目營四海者。固已爲經綸之府。

作。後。編。著。述。之。林。而。特。恥。以。功。利。為。用。詞。章。著。聞。譬。之。古。松。堅。柏。豈。與。榱。桷。爭。衡。深。淵。邃。壑。黝。然。而。蛟。龍。集。滃。然。而。雲。雨。興。殆。將。久。而。論。定。而。未。易。為。世。俗。之。私。評。嗚。呼。夫。子。既。全。體。百。行。而。備。有。五。福。小。子。復。何。憾。哉。而。有。不。勝。其。悲。哀。思。慕。蓋。存。歿。之。至。情。則。今。之。深。痛。夫。子。有。不。在。音。容。几。杖。而。平。生。所。為。諄。亶。懇。欵。其。惟。嚴。事。於。影。衾。舊刻編後

按此文闡發先生教學灼見元本是必入室之賢也又見楊公合刻諸葛武侯陶靖節先生二書論斷皎然信為吳中遺獻而配享之列則未之及何與識此存疑

蔡春臺郡侯建四塾以造士延先生居興仁塾表其里曰仁孝仁孝自茲始也非歿之日乃私諡也侯後編登八表而門人刻以壽焦太史弱侯與金陵人士奉先生配祀天臺耿公余卜地買廛祠公費二百有奇仍捐田十畝歲以所入作香燭供噫告終之朔尚謁其先屬續之時必端其首表薦充貢辭召不行就家拜官後為盛事然先生經世才可將可相博士奚足云墓誌先生曰孔子誌延陵數字而已吾墓慎勿諛誣

故隴上之文闕如也。余既貌祀之壯繆廟右。精忠至孝炳炳焉。於是周中丞綿貞式而禮之。史太守彥冲操文祭之。請祭予諡。公議僉同。而蓋棺時。卽有請從祀孔子廟者。余安能銘公哉。誌延陵數字。不爲少。誌先生千百言。不爲多。雖然躬行君子。亦從其少爲貴矣。先生生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三十日。卒於萬曆乙未八月十日。葬於吳縣吳山之陽。墓誌

崇禎三年。蘇州府長吳二縣三學生員袁一鯨

楊肇祉陸時登陳允吉陳禮錫陳智錫文秉姚宗典鄭敷教陸驤姚宗昌王屏申傳芳劉曙沈元符袁衡金汝鍊宋學洙管宗曾管正傳金階升何兆清彭德先彭行先顧予升陸世廉呂一經周茂蘭張明勳張明烈王宋陳宗之等呈爲崇祀真儒以隆治化事。竊惟聖廟獨尊。昭德克侔乎天地。賢祠崇列。維風首著於人倫。追想伊人爰貌祀之百世。緬懷厥澤。宜食報於千秋。茲照欽授國子監博士孝子王某三吳間氣一

代真儒方蒙養而題清明之句以醒人心初知
書而辨野麕之訛謂非聖筆功先謹獨割衽席
者十三載而母氏終以克諧學尚躬行編俟後
者數萬言而著述堪垂不朽是以王曾子之號
垂邑志真道學之名載口碑弟子不下千人而
立訓必歸倫物至老不倦敦學而旨歸必依中
庸告終尚祀乎先屬續必端其首溯道德可垂
奕禩惜經綸未顯當時雖受知於耿天臺名登
選貢適親年向邁而終養難違及膺薦於袁安

節秩授成均沐曠典非常而輿情稍愜當事先
入賢祠士紳特隆貌祀於是陳宮允追先訓而
感慈恩孝思維則捐家貲而構巍宇公帑不煩
因長洲縣界關帝廟右址卜基令本廟道官袁
履貞督修世守神依壯繆使忠孝雙昭閣寄文
昌俾人天並仰卽行闢門通路且請賜祭專壇
期共欽瞻先題扁額事實關乎風化是敢陳情
禮宜肅夫典章仰祈申飭俾蒸嘗時舉洋洋乎
殷薦馨香庶人士咸歡赫赫乎於昭明德

院道
行府

專祠春秋致祭

蘇州府知府史應選。祭先生祠堂文曰。維公理學淵淳。丰儀嶽峙。古貌古心。寢興不愧。衾影庸言。庸德敬信。可孚神明。型家首重。彝倫入孝。出弟。範俗尤敦。經義左史右圖。迥異說之狂瀾。的是程朱正脉。屹斯文之砥柱。聿追孔孟真傳。督學見此。欽風冠冕。多士宗伯。藉為儀世。領袖薦紳。偉哉三吳之碩望。卓矣昭代之人師。某謬竽茲土。仰止高山。薄陳蘋藻之儀。敢云生芻一束。

嗣佐樅鏞之響。願言俎豆千秋。

按文莊公撰先生墓誌。排纂俟後編。累幅如全刊帙中。覽者似覺復舉。因將格言懿行分段書之。或可免僭妄之罪。其別見於他書者。復綴數條。及考長洲邑志。則先生姓名僅附陽湖公傳尾。曰能色養人目。為王曾子何其闕略乎。若梁谿洛閩源流錄。所敘則皆相傳於高忠憲公者也。聚奎閣專祠祭典。舊與王文恪公周忠介公同。越鼎革而裁減。康熙乙

仁後編
丑歲湯尚書公撫吳文莊仲君爾興濟請復
牲牢全祭重得如舊并刻仁孝祠記以謀修
葺定求亦久爲募序而迄今未獲鳩工是編
之梓幸賴同人樂襄梨棗凡三月而告竣王
子賓日恒以祖雄飛公配享先生祠特首倡
購助云

南昀定求附跋

男始乾

正乾正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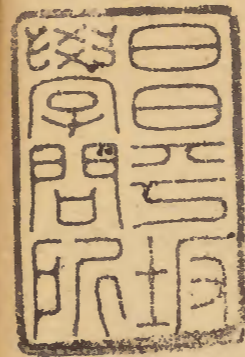
仁孝王先生俟後編跋

孝子以道王先生與先君子交甚厚蓋自先生
父少參公卽折行交先君子云予舞勺時數數
見先生杖屨相過每去則先君子必提耳命曰
此孝子王先生聖賢中人也小子勉之先生歿
三十餘年而人心寂寂幾不知有先生者方怪
近代盡生空桑而宮諭明卿先生起捐貲勸棟
宇先簿正俎豆表章孝子以教通國若揭日月
人心始共有先生焉遡厥淵源則自幼時乃祖

敬齋先生教以做人必學王孝子略如先君子
提命不肖也乃宮諭又擊節語予曰先生非闊
袖大帶人也讀其俟後編經濟有大用勿論裁
定禮儀折衷千古卽其縱談軍國歷詆時貴往
往出自已手眼拓一世心胷嗟乎予乃知先生
所以爲孝矣記曰戰陣無勇非孝也斷一樹殺
一獸不以時非孝也夫細之而一樹一獸危之
變之而戰陣罔非孝所在矧天下事則先生寢
門跪泣真有塞天地橫四海者矣予猶記先君

子居恆每歎先生斯人可用恨當國有心成均
一銜反如處士賜號巧錮之林泉不出也則宮
諭所云經濟前輩固有惋惜其不用者矣然則
兩家祖父教做人必學王先生孝者政學其定
省中塞天地橫四海有用之孝也其在宮諭乎
若予不肖以無用自錮林泉與忌先生有用而
巧錮之林泉者等爲不孝也夫而况巧於出焉
事君不忠莅官不敬者乎敬以宮諭命書之若
此

通家後學馮非熊跋



弘化乙巳

佐行納

